

慘情
小說

淒風苦雨記上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慘 情 小 說

淒風苦雨記提要

敍窮士三人醉心南洋謀生之易備貲前往
竟遇巨騙賣爲豬仔一人乘間逃歸二人不
堪虐待首倡反抗遂遭慘戮通體於南洋各
地之虐待華工與我國國權所不能保護現
實道之凡我同胞有不齊下傷心之淚者乎
至文情之刻畫盡致較之黑奴籲天錄有過
之無不及也

小慘
說情

淒風苦雨記目錄

- 第一回 學新黨禦貧乏術 重交誼臨別贈金
第二回 大海初經昏頭暈腦 小人放肆忍氣吞聲
第三回 趁舢板初遇湊趣人 看華燈獨下鍾情淚
第四回 醉眼看花苦中作樂 癡心念舊興盡生悲
第五回 聽演說舟中聆妙論 核旅費客邸哭窮途
第六回 開別筵同飲蒙汗藥 墜騙局飽受毒皮鞭
第七回 做豬仔如遊地獄 驗牛痘迫上土山
第八回 種痘醫生施毒手 贈糧黑鬼發慈心
第九回 火灼水淋工人受苦 神出鬼沒奸販施爲
第十回 試啼聲雙投文島 作苦工獨赴泥犁

第十一回 殺威棒甘心咬舌死 化屍所不意伴蛇眠

第十二回 末路幸逢慈惠主 窮途懶入自由天

第十三回 聯對句尊爲西席賓 結婚姻選作東床客

第十四回 結婚夕嬌客傷身世 堆骨所書記病神經

第十五回 觸目驚心傷往事 深情密意慰離懷

第十六回 存心返國默運機謀 設策招工廣行騙術

第十七回 林仁卿破壞猪仔販 悲璞生奔走馬尾街

第十八回 鶴入鷄羣弋獲猪販 裏應外合攻破豕圈

第十九回 泥犁島拐走三千元 星加坡慘聽雙亡耗

第二十回 掘深坑二人絕食 探錫壙大衆傷生

第廿一回 聽演說猪仔謀叛 閱工程大主遭殃

第廿二回 聞慘耗痛哭同盟 驚噩夢關心異域

小情
說

淒風苦雨記卷上

上杭黃權著

第一回 學新黨救貧乏術 重交誼臨別贈金

詞曰：茫茫苦海，怕飢寒相逼，寸心鵲突多少。寒酸發迹，半是維新。人物愛國熱心，合羣獨立，絕妙陞官策。金黃頂赤，眼中心內，如沸相約。患難深交，窮酸舊侶，共遵前修。轍生就蠢，獸成怪物，惡舊喜新，反拙富貴。無緣功名，沒分眼看。旁人闊寒風刺骨，炎荒且自蹉跎。這一首詞，說人生的富貴，只可智取，不可強求。此中雖說不得命運，却也有些秘訣。貪吝鑽謀，本來是處世的錦囊。有此本領，便可腰纏十萬位極人臣。無此本領的，就要潦倒窮途，終身蹭蹬。不料世風日下，變詐叢生，貪吝鑽謀又換做很辣詐騙。有陞官的機會，不妨誣陷同志，有發財的機會，不妨殘害同胞。如此

便可頂戴榮身立致富貴說也奇怪那班人守着這妙訣做去竟是百發百中在下眼看他們一個個都做了官發了財有的是點了翰林主事有的是做了觀察太守有的是在墨西哥開了銀行有的是在檳榔嶼辦了米局良心雖由紅而黑頂子却由黑而紅銀子又由于而萬惹將那一班無識庸徒眼紅心熱雖未得此中妙訣也要想步武後塵不但不能飛黃騰達並且鬧得潦倒終身有的是做些小本營生尙要被人誣陷有的是到文島做了豬仔一半送却性命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下奉勸列位或是想在中國做官或是想在外洋發財都可趁早收心休作痴心妄想了如今且說上海十來年前有三個人一名春生一名夏發一名冬藏他三個是患難至交誼同生死只因羨慕榮華也想效法運動彼此相約揀個黃道吉日割了辮子留了鬚子當了華服改了西裝鼻梁金絲眼鏡口啣雪茄煙頭戴博士帽手拿哭喪棒見人滿口公益公德團體合羣滿面志士仁人憂時愛國儼然是三個及時流行的運動家每日自

朝至暮。總覺有許多雪白的銀子。三個血紅的頂子。或在眼中滾來滾去。或在腦中一上一下。那知真變不了假。假當不得真。他三個既無害人的本領。又無謊騙的手段。所以不但不能陞官發財。並且不能糊口聊生。愈鬧愈窮。不上三年。竟鬧得債臺高築。典盡賣空。當時會有個極有名的運動家。勸冬藏說。只要拿這兩個朋友謀害一人。或是誣爲革命。或是告他反叛。這人就可包冬藏立刻做官。登時致富。並且說他自己的富貴功名。純是這樣得來。無奈這冬藏是個不中用的庸人。天生他的時候。又少給了一付狼心狗肺。所以雖承指教。仍是無能。方知這運動家是不易做的。自知在中國斷難得法。只得另尋門路。這一轉念。遂教柔弱書生。變做南洋豬仔。維新志士。竟爲異域冤魂。現在民國已經成立。那享受富貴的。却不記着那時淒慘怨苦的人。在下不免費些筆墨。做出這一部淒風苦雨記的小說。與社會上看看。也可觸目驚心。便是飲水思源的意思。如今只說書中所叙的那位冬藏先生。住在上海。他那一天正在家中。

早晨起來。整頓了衣服。洗過了臉。盥漱方畢。正欲穿著外衣。忽覺得有一陣冷風刮面吹來。猛可裏不覺滿身起了肌粟。他擡頭一看。只見窗上玻璃。不知什麼時候碎了一塊。那風陣陣刮進來。心想叫人去配。在袋內一摸。原來只剩了一角小洋。三個銅板。不覺歎了一口氣。只得暫時攔起。因爲身上覺得狠冷。就去開了箱子。揀取冬衣。不料幾件呢衣。都蟲蛀霉爛。竟無一件可以穿得。暗想今年料想無錢再造舊的。却又穿不得。心中焦急萬分。幸喜一件外套。尚有八分新氣。勉強拿來。罩在外面。還看不出十分襤褸。穿好衣服。到鏡子邊去照一照。覺得滿臉窮愁。萬分苦惱。正在呆望出神。忽見鏡子裏現出一個人影。又黑又瘦。又長。站在那裏。直挺挺同僵尸一般。不覺嚇得一跳。仔細一看。原來是春生。急轉身招呼。只見他臉色鐵青。兩手插在褲子袋裏。只是突突的發抖。冬藏以爲他生了什麼大病。問道。你現在身子覺得什麼樣。我看你臉色。好像有病的樣子。春生道。我並沒有什麼病。不過外面狠冷。我竟受不住了。冬藏又問道。你

既然知道狠冷。爲什麼不多穿幾件衣服呢。春生嘆一口氣說道。我還有冬衣嗎。不瞞你說。今天是一文莫名了。早晨起來。點心尙未曾吃過。想買些燒酒抵抵寒氣。都沒有錢。所以跑到這里來。想不到老天又同我作對。今年天氣格外冷得早。現在九月間。就起這樣大風。害我一路來凍得什麼似的。冬藏聽了他一番話。又可笑又可憐。一面請他坐下。一面托人去買燒酒點心。再仔細看他。只見他穿一件元色線呢坦領衣。元色線呢單褲。屁股上已補了一塊。腳下一雙皮鞋。亦穿得頭通底爛。頭上還戴一頂又黃又舊的草帽。一條白領已黑得同元色的差不多。兩片胡子一高一低。若是遠遠望去。竟是一個外國的化子。冬藏見他這副形狀。不覺兔死狐悲。一陣傷心。幾乎掉下淚來。竭力忍住。默默相對。歇了半晌。只聽得春生嘆了口氣道。我們三人本是好好的做生意。醉生夢死。好不快活。都是你想出怪主意。做什麼。傷了子的新黨。如今鬧得。積不積。勢不勢。怎樣了呢。這幾句話。說得冬藏無言可答。幸喜那買酒的。已買了一碗。

燒酒。六個燒餅回來。冬藏趁勢說道。事已至此。說也無益。快喝酒罷。春生見了這燒酒。如得了玉液瓊漿一般。一口氣喝得淨盡。隨手又取一個燒餅。望口內亂塞。方把這怨詞恨語。混過不提。正在狼吞虎嚥的時候。又見一人。身穿灰色芝麻呢夾袍子。四面元色布鑲邊。已一條條脫了下來。下面儼如加了一層排鬚。頭髮披散。直拖到頸邊。却沒有辮子。下面穿了一雙黃色紙的皮靴。靴底脫了半塊。走起路來。踢踢踢踢的響。從外面直闖進來。口中喊道。你們好快樂呵。在這里吃什麼。也不留點給我。春生聞聲仰視。見是夏發。知他必要來搶燒餅。急忙拿兩個燒餅。望口內一齊塞入。却只塞進了一半。夏發見了。用手來搶。一不留神。已將半個燒餅。打落在地。大家拍手大笑。冬藏忍住了笑。問道。夏發你還中不中西不西的樣子。像什麼呢。夏發聽了。冷笑一聲。說道。那有你們這樣闊呢。我是一套元色羽紗洋裝衣服。直穿到八月底。現在實不能再穿。却沒有別樣衣服。好容易才在箱子裏。找出這件衣服。我當他同寶貝一般。你倒這樣

藐視。真正叫人氣死了。冬藏道。閒話少說。如今天氣漸冷。我們想個方法才好。莫非是坐以待弊不成。春生道。我是一籌莫展。夏發也搖頭不語。冬藏自己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個妙策。無可如何。只得歎了一個長氣。春生道。我們如今是舊黨不認。新黨不收。爲社會所不容。自然應該無所歸。倒是喜新近來。不知得了什麼門路。昨天見他同一個西裝的人。共坐一輛馬車。飛也似的望大馬路跑過。好像鬧得很大約也。爲受窮不過變了宗旨。夏發直跳起來道。喜新也這樣卑鄙嗎。那就可殺了。冬藏道。你們不要胡鬧。喜新運動本領本來比我們高強。如今聽說廣東富翁張德輝來了。張德輝同喜新本是至交。他所用的錢。不用猜疑。定是張德輝借給他的。我們不如去找喜新談談。或者還有些意思也未可知。二人同聲說好。冬藏遂扣上房門。順便託房主代爲照看。與二人同出大門。那冷風一陣陣迎面吹來。春生只是發抖。夏發拿破袖子遮了臉。大聲狂嘯。冬藏也拿手插在外套裏面。時時嘯氣。一路行來。街上的人沒一個不望。

著三人笑。最可笑的那人力車夫。遠遠望着兩個穿西裝的人。便飛也似的趕了過來。及至見了這副形狀。都垂頭喪氣的拉了開去。三人也不理會。當時走過大馬路。經泥城橋。遇着無數新黨。沒一個不是高車駟馬。衣服鮮明。一路看去。不知不覺已到了派克路。進梅福里。走到喜新家門口。推門進去。只見喜新正同燕舅二人。坐在堂前閑談。見三人進去。都起身招呼讓坐。各人隨意坐定。只見燕舅裝了一條假辮子。穿了一件半新舊的藍縐紗夾長衫。冬藏覺得很詫異。又見喜新穿著簇新的厚呢外套。光亮的黑色皮靴。氣象堂皇。紅光滿面。方知春生所說。坐馬車那句話。不是假的了。喜新見冬藏看得奇怪。笑問看什麼。冬藏道。看你這樣闊。實在羨慕得狠。想必是後路糧臺到了。可否大家分潤一點。再燕舅爲何裝了辮子。莫非怕人當革命黨。拿去殺了不成。我覺你二人行蹤有些奇怪。所以在此呆看。喜新道。現在我們都是講公產主義的人。我有錢。自然該拿出來。給你們分用。春生聽了這句話。笑得嘴也合不攏來。說道好。

了。我的冬衣有得穿了。夏發冷笑道。你且慢慢的高興。人家有錢。不會自家事。用要給你做冬衣。但看他這幾天。有了幾個臭錢。我們那邊來也不來了。生怕我們問他。借至于這種公產的話。我也會說。就是同儒林外史。權勿用所說的。一樣。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及至要實行起來。却是只許我用你的。不許你用我的。喜新聽了。又氣又笑。說道。你真是可厭。到二十四分。我方才還未說完。你先就囉哩囉囉的說了一大篇。你可知我今天就爲了這事。在此合燕舅商量。想來尋你們。可巧你們來了。你倒反來罵我。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燕舅接着說道。這倒是真話。你不要辜負了他的好意。冬藏道。你竟爲了什麼事。想來尋我們。快說罷。不要囉囉了。喜新才慢慢的說道。廣東張德輝來了。冬藏回頭對春生道。如何。喜新便問什麼。冬藏道。你不要管。快說你的正經罷。張德輝來了。怎麼樣呢。喜新道。送我四百兩銀子。因爲燕舅說。不願意再在上海了。想到蒙古去墾荒。我借了他一百銀子。做到蒙古的川費。所以他也改。

了華裝。過幾天就要動身。我自己又做了幾件衣服。已用去了五十兩。我想長處上海。終非久計。所以想到東洋去走一躺。但是到東洋的川資。五十兩銀子儘足有餘。還有二百兩銀子。你三人拿去分了罷。或是做幾件衣服穿。或是留在那邊慢慢的用。冬藏道。你到了東洋。就不要用錢麼。喜新道。我自然另有道理。你也不必管我。春生喜得直跳起來。拿大拇指鑒了一豎。說道。英雄手段。佛根性。拜服。拜服。夏發聽了他這一番委婉曲折的話。也就俯首無言。冬藏隨說道。你這樣慷慨。我們實在感激得狠。倒也不便稱謝。不過我想你二人既有遠行。我等再在上海。也就乏味。況且二百兩銀子。是一用即完。我想我們不如也到別處去走一躺。現在可以運動的。就是南洋。還是個舞臺。所以我想。我三人不如趁此有錢的時候。到南洋去走一遭。或者能勾得法。也未可知。但不知他二人願意否。春生道。我爲何不願。難道我倒願意在此挨凍受餓嗎。喜新道。不過你三人都不通巫來由。文去了。怕有許多不便。冬藏道。我們此去。原是萬不

得已。譬如飄流荒島。又將如何。喜新見冬藏意堅詞決。也就無言。惟夏發一人垂頭喪氣。默無一言。冬藏道。夏發莫非不願麼。夏發道。我並非不願。不過舍不得我的。說到此。把話頓住。喜新拍掌道。夏發是捨不得意中人嗎。你可知古人說得好。美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你現在窮得這樣。將來總有分離的日子。倒不如留些不盡之情。做個日後的紀念罷。夏發道。當真他現時待我。又不如從前了。春生道。可又來。我勸你死了這條心。跟我們去罷。冬藏同喜新也再三相勸。夏發想了一想。也就答應。冬藏道。事既定議。我們可以先趁船到香港。再換船到星加坡。但不知幾時有船到香港。燕舅遂從身邊摸出一張新聞紙來。看了一眼。說巧得狠。今晚十二點鐘。就是光立船開赴香港。冬藏道。光立最好。我們在上海也沒有什麼不了的事。今天就走罷。衆人都說正好。夏發此時也只得服從多數。喜新遂走進房去。開了箱子。拿出二百兩銀子。各人取了六十兩。餘的多交給春生。託他到泰安棧去寫船票。諸事商量停妥。約定下

午三點鐘。在焦山碼頭。登華樓茶館相會。各自分別而去。

或問于黃權曰。子何爲而作此書也。黃權曰。爲衆生說法而作。

或又問曰。子作此書。以何者爲主。何者爲賓。曰。以描寫南洋豬仔之苦況爲主。餘者皆賓。

或又問曰。然則是書之第一回。母乃不倫。黃權曰。吾所作者。社會小說也。凡社會之現象。皆可隨意描寫。況三人因欲做運動家。而至於窮。因窮而起南遊之念。因南遊而被騙爲豬仔。因是可以寫種種之苦況。前後聯絡。似易貫串。既可覺迷。又可躲懶。

或又問曰。子描摹運動家。何必力寫其窮。黃權曰。今之作小說。譯小說者。非曰某公爵。卽曰某貴族。力寫繁華奢靡。令人神往。閱小說者。幾不知天地間復有窮人。吾故描寫一二窮酸餓鬼。爲諸君醒目。

第二回 大海初經昏頭暈腦 小人放肆忍氣吞聲

話說那冬藏回到家中。一面整理行裝。一面與房主人說知。要到南洋去的緣故。並將房租付至月杪。房主人自有發財順風一番俗套。不必細說。吃過午餐。到三點鐘。遂將行李送至泰安棧中。自己坐了人力車。尋到茶館門首。只見招牌已被烟煤薰得變了顏色。上寫中華樓三字。方知上午所約的登華樓。是說錯了。沒奈何只得進去。跑上樓梯。左右一望。夏發春生都未曾到。只得揀窗口一張桌上坐下。叫堂倌泡了一碗茶。自己撲在欄干邊閒望。那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直等有一個多時辰。那碗茶已吃得變做白水。堂倌都板起面孔。在那里厭惡。此時走又不是。坐又不是。頗覺進退兩難。心想莫非來得太早了。不成。想取表看。隨手伸進衣袋。覺是空的。方想起前天當了付飯錢的。忽見後面廂房內高掛了一隻自鳴鐘。遠遠望去。好像已是六點多鐘。不覺嚇了一跳。及至近前細看。方知是停機的一隻壞鐘。擺在那里裝架子的。沒奈何只得付了茶錢。走出茶館。在馬路上踱來踱去的閑找。被黃浦江風吹得索索的發戰。